大學衍義 二

共十

長幼之序

天理 人倫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八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 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揜蓋也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以此歸之父母也 干戈朕 朕我也古者君臣通稱 琴朕弤朕 弤雕弓也 二嫂使治朕棲 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鬱陶猶藴結也忸怩慙色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臣庶謂其百官也不舜喜其來見故云 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

封象

舜下象憂憂 亦憂

憂象喜亦喜此孟子言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此萬章言曰否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此孟子言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唯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爲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眞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猶今言安置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

天理人倫長幼之序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國名)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以下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藏匿其怒)不宿怨焉(宿蓄其怨)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此萬章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此孟子言)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

王季友
太伯

理倫
長幼之序

得有爲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篇名）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兄謂泰伯以國遜王季者也）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祿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之友太伯也蓋因其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己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爲而爲之乎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固産祥隤祉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

漢显宗唐明皇之友

閔管蔡之失道作常棣

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己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無所為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為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與

常棣燕兄弟也小雅篇名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管叔蔡叔皆文王子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庚為殷後使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相成王誅之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今郁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喻兄弟韡韡光明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其相應如是也

周公讨二叔作詩逆兄弟

襄王伐鄭

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鬩很也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三叔以殷畔公既奉行天討矣使它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唯恐踈棄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綢繆反復諭如常棣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忿鬩於門牆之內至有外侮則同力以禦之愴然閔惻之至情溫然篤叙之深恩溢於言外其後有周世賴宗強之助王室之勢安於磐石雖歷變故而根本不搖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

兄弟莫遠 理倫 長幼之序

難鳴呼後世王者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於是

詩可不深味之乎

行葦忠厚也（大雅篇名）其一章曰敦彼行葦（敦聚貌行道也葦蘆類）牛羊勿踐履（勿戒止辭）方苞方體（苞蘀也體成形也）維葉泥泥（葉初生柔澤貌）戚戚兄弟（戚戚內相親也）莫遠具爾（莫無也具俱也）

臣按先儒呂祖謙曰彼行葦之方苞方體其葉泥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惟能識之 臣謂祖謙之說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況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

父兄刺幽王

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爲之本然後燕樂不爲虛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小雅篇名）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騂騂角弓（騂騂調利也）翩其反矣（翩反貌）兄弟婚姻無胥遠矣（遠踈也遠遠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胥皆也傚傚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令善也綽寬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爲瘉（不令不善瘉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臣按先儒之論以爲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親之則附踈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則兄

人君風化之本

理倫長幼之序

弟婚姻其可使相疎遠乎夫人君風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此則民亦皆傚之矣爾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篤於善而不為風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寬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之則交相為病當愈甚矣於是民之失其良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猶一事也專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遜之意至爭奪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後世人主誠徵角弓之刺則於兄弟之親可不厚其恩意乎

葛藟詩王風篇名王族刺平王也周平王東遷之君周室道衰

骨肉離散
刺晉昭

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緜緜延長貌葛藟二物生山谷間今在河滸非其性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

杕杜詩晉風篇名刺時也刺晉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沃曲沃也有杕之杜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其葉湑湑湑湑閏澤也獨行踽踽踽踽無所親也豈無它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親也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助也二章曰豈無它人不如我同姓其後昭公果為晉人所伐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為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杕杜三詩正常棣行葦之反也周幽王不親九族民亦尤而效之所謂上有好

理倫長幼之序

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王疎遠其兄弟而以它人為父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也故詩人曉之曰爾疎其所親親其所疎人亦將莫我顧矣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乎何不求它人相佽助乎以此三詩與常棣行葦參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平之所以壞晉昭之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諡也）娶于申（國名）曰武姜（武諡姜姓）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叔字段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寤寐中生因以為名）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

鄭伯殺弟段

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姜爲之請也制邑名公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虢叔死焉虢叔舊虢君制乃虢之邑虢叔恃險而亡佗邑惟命請京京亦邑名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古者謂封子弟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頓也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謂兩屬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言國邑不可以兩屬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

理倫 長幼之序

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言叔久不除則國人生它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至于廩延（邑名言侵地益多也）子封曰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字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暱親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襲掩其不備也）夫人將啓之（啓開也言開導其來）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邑人叛之也）段入于鄢（亦邑名）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共亦邑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謂孔子書於春秋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

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臣按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以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

理倫長幼之序

漢文殺弟長

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奔庶立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高帝少子孝文之弟）自以為最親（時高帝子惟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

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廼使使召長至長安丞
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
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
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
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於是盡
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爰盎諫
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
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
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
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
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
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還

理倫長幼之序

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曰將柰何白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為侯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鯀及共工皆堯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迺追謚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史條奏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又請

導長則無害

論如法於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蜀欲其思過自改而已豈有意於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憫悼既為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置守冢家盡侯其諸子其後聞布粟之謠雖自知無媿於天下然猶賜謚置園如諸侯儀帝於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於待淮南則不得為無過也易曰童牛之牿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為力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也（三年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桀驁難制矣帝於此時當使吏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之以先王之訓典而威之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有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

理倫 長幼之序

封子亦非

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復帝既赦而弗誅又不聞有所訓敎即使之歸國於是益驕且横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而侈王其諸子則又失之盖長非無罪而死者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是以奉祀矣漢之列侯食其租稅而已其力不能為亂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王則地大民衆其權可以為亂正賈誼所謂擅仇人是以為危漢之資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為何如耶臣故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唯當以大舜為法

唐太宗別弟之藩

有惻隱不知充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荊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情雖不幸迫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終有不可揜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充其實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太宗惓惓於諸王之別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斯其可憾者與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

理倫長幼之序

文王孝友睦慈

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已立爲太子明皇爲臨淄王定內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爲太子

臣按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大姒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

成器辭位
明皇篤友

成器全性

明皇不充

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茍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皇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為庶人尋賜死為人夫則以廢黜其妻明皇嬖武惠妃廢王皇后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明皇殺御史周子諒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茍不能充其類則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長幼之序

哀公問答禮於孔子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九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迎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地道無成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謂書元年元者始也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昏姻之禮凡人皆所當知況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子之言以致謹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歳功而陰佐陽以成歳在人道則夫主一家

理倫 夫婦之別

臣佐而不擅

夫妻反目

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
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
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
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
為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為人之臣者其
可以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
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
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卦名畜止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
目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
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

唐高宗
隋文帝

歸妹
乘剛

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

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怪也隋文創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顚之言可以為永鑒也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卦震上兌下震長男兌少女也故曰歸妹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

男女不由義

理倫
夫婦之別

利柔乘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兌說也故程頤謂以說而動未有不失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遘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 臣謂乘者陵跨之謂柔乘剛婦乘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爲戒云

婦人從夫

女子順男子之教

以前明統御家国一道

夫婦之別

記郊特牲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猶丈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與智同）

家語（孔子之書）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為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為貴而有帥人之智帥人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制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道也為婦而剛彊則婦不婦矣為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謂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

君臣交際之禮

之道至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三（夫婦之別）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君臣之道

君之不善言莫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兢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未可若是必期其效也然知為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嗚呼可不戒與

舜皐相戒之辭

益稷（虞書篇名）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戒也幾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謂臣元首謂君）百工熙哉（熙廣也）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言盡敬於君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率作興事（率總率也）愼乃憲（憲法度也）欽哉（欽敬也）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賡續也載成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壞也）

臣按此章繫於命夔與樂之後盖當是時治定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於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可恃也眞情所發見於歌詠惟時者謂無時而不戒也惟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天道難諶理

君臣之道

亂安危相為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於臣故謂股肱喜然後元首起而百官之事熙焉喜謂樂於有為起謂有所作興也皐陶之意則歸重於君謂事雖作於百官而揔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守之不謹則定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虧敬哉敬哉不可忽也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墮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

君臣
名分
推辟作福

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為勑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自克艱以下皆言君臣之道

洪範（周書篇名箕子作也）惟辟作福（惟獨也辟君也福謂慶賞之類）惟辟作威（威謂刑罰之類）惟辟玉食（玉食謂珍貴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汝也）人用側頗辟（人謂有位之人側頗辟皆不平不正之意）民用僭忒（僭謂僭上忒差也）

吳楚僭天子
三家僭魯

臣不可僭

臣按此箕子為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夫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屨之不可易臣而福威則盜上之柄矣臣而王食則僭上之奉矣大夫為此則害于家諸侯為此則凶于國臣民尤而効之亦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所謂不奪不饜者理固然也或謂吳楚嘗僭天子魯之三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邪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即凶也臣而僭上即所謂害即所謂凶也況吳楚之篡殺相尋而季孟之家臣繼叛又非

田氏董賢

刺昭公

君弱臣強

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防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蘀兮蘀兮鄭國風刺忽也昭公名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猶飄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法也

臣按春秋傳昭公之立祭仲用事所謂臣強者指祭仲而言也君尊臣卑天下之定分卑者宜弱而反強者由尊者當強而反弱也尊者何以弱柔懦而不自立怠惰而不自振此其所以弱也君既弱矣威福之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

刺昭公
權臣擅命

強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稟於君籜兮籜兮風其吹女諸大夫處強臣之中猶籜之遇風危隆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為倡和自結黨與以為避禍之計蓋知上之不足賴也國埶至此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為人君者其可不以乾健自勵也哉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臣按籜兮之刺曰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生殺予奪仲得顓之其強又益甚矣

君臣名分

齊用晏嬰則田氏不簒
魯用家覊則季氏不逐君

祭仲逐忽置突

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人君能即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遂其簒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覊使昭公能與覊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於用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絶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其憂憤切至於不能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與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公莫之能也未幾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逐忽如棄梗置突如易棋突厲公也其漸非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在天子

李氏專國政
陽虎專家政

一日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爲非禮臣以爲此發
憤怒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惓惓也讀
者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盖十世希不
失矣希少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
陪臣大夫之家臣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臣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
家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盖傷之也天無
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
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

君臣名分

侯不能子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盡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擅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而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

莽操師昭之簒

五胡兵難

三桓之子孫微

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內之勢歸於一尊而內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簒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殆若符契吁可戒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三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曰三桓

君臣名分

魯君失政歷五世三家反弱

臣按此章專為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赤嫡也宣公庶也）而君失其政至此歷五公矣自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桓子而為陽虎所執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強也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而不振何耶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蘇軾之說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嗚呼其亦可為後世人臣顓國者之戒歟

以上言君臣之名分雖嚴而上下之交不可無禮故以君使臣之禮繼之

定公問君事使臣

君使臣礼

君視臣 臣乃臣之 視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之謂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為偽也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為而發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視猶待也)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

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反還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謂拘繫之不容去也）又極之於其所往（極窮也如晉錮欒盈與諸侯盟勿受之使其窮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

君使臣之禮

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揆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齊邑名）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己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

以上摠言君臣交際之禮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周文武時詩）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其一章曰呦呦鹿鳴（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苹今藾蒿）

君使臣禮

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瑟笙燕樂也）吹笙鼓簧（吹笙之時鼓笙中之簧）承筐是將（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以藉之筐以貯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大道也）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指羣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夫君之賓於臣主之賓於賓果為何事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豈以幣帛飲食為悅哉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故必如是然後示我以道焉此詩凡三章皆叙燕樂嘉

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詎不信夫

敬老尊賢

禮記曰君子式黃髮（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乘車有所敬則憑其軾故武王式商容之閭黃髮老人也）下卿位（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古者不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或其遺意歟

君不名卿老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上卿世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

臣按國君之賓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所以示敬也漢世待大臣之有勳德者贊拜不名意本如此

天子待公侯之禮

君使臣禮

大夫有疾君問之

君臨臣喪

荀盈卒晉侯不哀

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者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擯相之辭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於如此其眡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言數往無數也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比及也卒哭葬後之祭殯斂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君臨臣喪之儀撫謂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柳莊死獻公弔

唐太宗痛三臣之死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焉其死也卹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略而鄉黨亦有君視臣疾之文曰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衛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也獻公聞之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為譏世降春秋之間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浸淪斯禮掃地然唐太宗之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愍悼之極君臣終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遺賜其家又之語及如晦必流涕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數所御饌往祭房玄齡疾篤上令肩輿上殿至御坐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

(日上夢徵先生平及旦而奏徵薨)而於張公謹之殁雖辰日不為之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頑頓(音鈍)無耻奊詬無節(奊詬無志分也)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

君使臣禮

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音疲)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遷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

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設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屬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

臣按臯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是以牢籠之祿利是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藉於臣君亢然自尊於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於下如僕隸趍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

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君使臣之禮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九



臣事君之忠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將猶承也）匡救其惡（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爲仇者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顏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勿欺
直諫

合則事
不合則去

臣事君忠

臣按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僞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按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為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

孟子以疾不朝敬王

就則是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是乃所以為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齊宣王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東郭氏齊大夫其家有喪故孟子弔之)公孫丑(孟子弟子)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王者有疾自稱曰不能采薪謙辭也)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齊人大夫)景子(卯景丑氏)曰內則父子外則

臣事君忠

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孟子惡歎辭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

尊天
敬天
害天

正君
国定

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其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謫義亦同政不足閒也閒猶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至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事君忠

無邪心
格君非

臣按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有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而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磨焉所謂格也臣謂

引君當道

湯文地小而興

楚之地廣而亂

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故略著于此云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臣按孟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於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動合於理也志仁謂心在於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

齊景公 梁丘據 和羹如 君臣獻 可替 臣事君忠

正欲其志於此也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知此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齊之賢大夫）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也齊嬖臣字子猶）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亨與烹同言用六物煮魚肉以為食也）燀之以薪（燀音戰燀猶然也）宰夫和之（和去聲調也）以洩其過（言洩去其味之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鬷總也假大也）時靡有爭（詩商頌烈祖之篇本言祭事晏子引之以為如

和羹之既戒備既均平則總天政不待於言而時人自無爭者今擾不然君所曰可擾亦曰可君所曰否擾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言只用水而不以鹽鹽梅和之則不可食也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琴瑟皆樂也必有五音十二律然後聲和而可聽若專用一音一律則不可聽矣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古者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焉曰都曰俞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爲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爲是而羣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欲爲率惡人之己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閒如和羹

汲黯之直

然期於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為同而其忤也適所以為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帝也）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謂愚直也）羣臣皆數黯（數責也謂責其太直）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為請告（嚴助亦時近官）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瘉與愈同勝也）然至其輔少主

臣事君忠

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為尊君為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為欺君為嫚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為近於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為適己而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直為拂己而不知其成己之德也臣故著此以為來者之戒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朋友之交

朋友之交

伐木亦小雅篇名周文武時詩燕朋友故舊則作之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須待也親親以睦此一語指上篇常棣而言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其一章曰伐木丁丁伐木相應之聲鳥鳴嚶嚶鳥鳴相和之聲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喬高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相視也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羣臣嘉賓是以臣爲賓也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爲友也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雖天子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伐木非獨力而成故曰丁丁以其聲之相應也鳥非獨鳴而和

故曰嚶嚶以其聲之相求也伐木微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友乎鳴鳥微類且猶相求人其可無友乎友之相須其重如此故質之神明欲其有和平而無乖戾也玩其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二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者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三章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為尊德樂道之至也夫

不挾
尊賢

此其所以為有問之盛也夫

萬章問曰（萬章孟子弟子）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挾謂恃長年也）不挾貴（貴謂爵位之尊）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百乘之家謂大夫食邑可出車百乘）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二人名賢）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費小國也惠諡）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孔伋之字）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顏般王順長息皆賢人名）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平公晉君亥唐賢臣）入云則入

朋友之交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此言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餘同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唐公設食而公飽之也然終於此而已矣終於此謂其止如是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尚上也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臣按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

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然後為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為法焉以堯之聖猶賴友以自輔而尊之如此則伐木求友之義信雖天子不可忘也

萬章問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

朋友之交

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繆公魯君亟數也）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臣按孟子此章又明賢者以道自重諸侯不得而友之義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桓公齊君管仲齊相）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就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醜類也）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所教謂聽從於己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所受教己之所從受學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管仲伯者之佐猶不可召孟子學王道者也其可召乎）

學記（禮記篇名）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尸祭主也說已見前）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北面臣禮為師弗臣故無北面）

臣按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别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於僕隷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曰以驕臣曰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五 朋友之交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

中 言中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微於事事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之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則酌時

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
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為執
中之本惟
聖明參玩焉（見前第五卷）此章書言中

洪範（周書篇名）五皇極（洪範九疇皇極居五皇君也極至也）皇建其有極
斂時五福（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用敷錫厥庶民（敷布也錫
與也庶衆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
無有淫朋（淫邪也朋黨也）人無有比德（比謂私相比附）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汝則念
之不協于極（協合也）不罹于咎（罹遭也）皇則受之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
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謂民之微賤者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人之

皇極

有能有為使羞其行羞進也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辜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咎過也

無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黨不公也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易也無反無側反反常也側不平也王道正直正直不偏邪也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合而來也歸來而至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敷衍于帝其訓也帝天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為大中諸儒皆祖其說

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盖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凖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旣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熹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

皇極

君居中莫不取則

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

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
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
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
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
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
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
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
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極

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

聖人立上接下
其治惟一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於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

皇極

人皆不敢徇其己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常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寬大之言因復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

漢元唐代不能欽朴錫民

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隨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為大中後人因之不敢輟議而箕子之本指於是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以其深造自得之學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為言使有天下者知其身在民上凡修身立政必極其至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雖箕子復生不易斯言也

仁

言仁

以其關乎聖學之正傳君道之大體故備其
文而不敢殺庶以備
觀覽云　此章書言皇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顏淵曰請問其目（目條目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程頤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
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
良佐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之節文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又曰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欲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仁

程子曰顔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

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此章問荅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本心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為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

仁

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顔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

又曰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所得與(音預)哉

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並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然熟味聖言

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
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
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
忽之間耳學者其可不謹其所擇哉
又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
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
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
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
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
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
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
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

仁

去害仁

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盖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温哉默而識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

不被其愛矣

臣按朱熹之於此章發明剖析無復餘蘊今具其文如右夫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古之於香臭通名之曰臭非如今人專以穢為臭也四肢之於安佚是也四者之欲未克則欲勝而理泯安得有仁此所以貴乎克也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必勇往力行克而去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之所謂克欲以勝人而非克己之謂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為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若克己

仁

仁見於經

二帝三王之仁

則奮然决去之辭而非抑遏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而必發撅其本根非顏子之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顏子之問孔子之荅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己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初無異於顏子也蓋必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

漢光無眞仁

唐太宗之仁

仁此成己成物之相爲終始也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爲仁之難反甚於學者以物欲之爲害者衆也詞人作賦乃以是許漢光武馬曰克己復禮允恭乎孝文自今觀之光武則誠賢矣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之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原其所本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所以自克者故其效亦不可揜惟其自克之功少而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爲太宗之仁而不能爲二帝三王之仁惟聖明之君立志武學以帝王爲的而不以漢唐自安則於孔門克復之功正當俛焉以用其力必

忠恕

忠恕

至於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此章書言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通也曾子曰唯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

朱熹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盖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

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乎此而難言之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盖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程頤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

忠恕

唯曾子為能達此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以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又掠下教人

朱熹又曰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又曰天地則無心之忠恕聖人是無為之忠恕學者則有為之忠恕或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然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然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又曰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又曰忠恕一貫之注脚也

忠恕人主
萬務之本

中庸

臣按一貫之指朱熹盡之矣豈特惟學者所當知哉夫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洪纖小大各正性命焉人君以一身應天下之務苟不知道之大原而欲隨事隨物以應之各當其理難矣故忠恕者人君應萬務之本也聖明在上誠能即先儒之說深窮其指而力行之則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貫萬事而聖門之功用在我矣

中庸 孔子之孫子思作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常

也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吕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説二説固不同矣子乃合而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説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固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

中亦未嘗有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

道之体用

極其中天地位

極其和萬物育

朱熹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又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愼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時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非有所待於外

中者天下之大本
和者天下之達道
不知存節則不立不行

也

或問中和之義朱熹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

中庸

天地正順

君子立大本行達道

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而推致之以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之心亦正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然則中和果二事乎曰觀其一體一

致中和在敬

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亦初非有二也

按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己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哲謀

中庸

君子中庸
小人中庸

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
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
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惟
聖主深體力行之毋憚其難而不為則天下
之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
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有反字朱熹從之）

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
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
體之小人反是

又曰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

中字比物

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為中特以手足胼胝（禹也）閉戶不出（顏淵）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

不知權則不知中

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知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

无咎之中

剛柔之中

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臣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它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爲本惟

聖明深體焉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一